

往事·故人 (一)

孟昭瓚

悲劇人物王實味

從「野百合花」憶故人

王實味原名王思禕，號叔翰，河南潢川人，才華優越，熱情洋溢，富有文學天才，有人索稿時，下筆數萬言，數小時內立就，無不中式。北京大學肄業時，風頭已露，文壇知名，京滬各雜誌，常見其作品，當時頗為名作家陳通伯所器重。幼年時與我的交誼，情逾骨肉。惟自彼加入共產黨之後，音信斷絕。抗戰時重慶盛傳「野百合花」事件，名作家王實味被毛澤東整肅，不知下落。「野百合花」原文我並沒有看見過，不過聽說當時毛鷹為表示民主起見，讓其黨員盡量批評，王實味把毛澤東批評得體無完膚，因而慘遭毒手，當時聞訊之下，極為悲傷！惟實際情形如何？其人是否仍存在？一無所知。

最近偶而翻閱中央月刊某期，最後一篇有魏景蒙兄的英文稿，並有中文翻譯，敘述當時以新聞記者的身份，參加國際記者訪問團，前往延安訪問，其中有很多的外國記者，其用意大概是對

於毛澤東是否真正參加抗戰，以及是否有言論的自由等，作一深入的了解。當時記者團堅決要求與王實味見面，毛方深感恐慌與窮困，最後萬不得已，才把王實味挾持出來。這時候王實味的形相是瘦骨如柴，垂頭喪氣，面無人色，所說的幾句話僅是：「我錯了！我對毛主席的批評都錯了，我該死！」其他別無所言，我當時閉讀之下，不覺淚下！想起我和實味的認識交往，以及結交如兄弟般的友情，歷歷如在目前。

家貧輟學者郵務士

民國十二年，河南開封南關有一座新落成的大紅洋房，鋼筋水泥建築，當時可以說是河南全省的第一座大洋樓。他是一個半洋機關，因為辦理的是中國事務，但是最高層的長官却是外國人，高級華人也都講英語，重要的文件也是英文，他的名稱就是河南省郵務管理局。年初正在開學的時候，該局在大門首貼出一個招考佈告，大意是：

「本局為擴展業務，需要招考郵務生三名，揀信生三名，資格須中學畢業，或同等學力。考試科目為中文作文，英文作文及會話……」

我當時在省立第二中學三年級剛讀完，（當時的中學是四年制），也就是我剛剛肄業兩年半年，年齡剛十九歲。因為家庭業農，豐年時僅足糊口，歉收時就難免有饑寒之虞，因而不能再實地供給我讀書。實際上家中經濟斷絕，已有半年，在這半年之內，完全向同鄉包飯的大師傅借用，逐漸在家中償還。

這時候的開封二中是極盛時代，也是全國八大中學之一，名教師如田沛林、王芸青、金幹庭、韓席卿諸先生，還有南京高等師範畢業的很多好教員，如貢沛誠、吳崑、湯洵卿等。我當時是最優秀學生之一，正在孜孜不倦的用功讀書，準備畢業後考南高（後改為國立東南大學，也是中央大學的前身）或北大。現在忽然經濟來源斷絕，是多麼大的打擊，使我心灰意冷！而今聽到郵局招考，並且郵務生的待遇是月薪三十塊銀

元，揀信生是十八元。按當時所謂伙食最好的第一中學，每月也不過三元，因而躍躍欲試。但是想到每逢郵局招考的時候，參加的總有四五百人，而且絕大多數是中學畢業生，我僅是在中學肄業兩年半，那裏會有希望？又感覺着躊躇。不過，因為求學之路已絕，只有鼓起勇氣，前往報名，參加考試。

考完之後，不論有無希望，總想知道一個結果。幾天之後，我到郵務總局去看榜的時候，簡直使我不敢相信的看到榜上寫着：

「本局舉行考試，經評定的結果，錄取郵務生揀信生各三名，郵務生第一名王思禕第二名孟昭瓚……」

當消息傳到同學們的時候，大家都向我道賀，因為這時候的中學畢業生，若不能升學，郵務生確是一個理想的職業。而我呢？一則一喜，一則一愁，喜的是天無絕人之路，愁的是恐怕從此再無求學的機會了！

兩天後就接到郵務總局的通信，一面叫找保人，一面是定於某日上午十時郵務長召見。當時的郵務長是英國人名叫斯達伯(W. A. Sturberg)。六個人(另外有揀信生三名)集合的時候，由中國人陸某(譯音，因為聽到郵務長叫他Mr. Lu)領見，他大概是華人中最高的長官。在召見的前十分鐘就集合在郵務長辦公室的門口。陸某再三檢查我們的衣扣是否扣好，頭髮是否梳得很整齊，並且再三叮囑，見郵務長的時候，要在前面列成一排，要立正，不能低頭，兩眼要看着他。然後他自己把頭上的瓜皮帽子取下，用手巾

拭乾淨，再用左右手把身上打一打，看看有無灰塵，於是輕輕的敲郵務長的辦公室門，聽到裏面叫「進來！」我們就魚貫而入。

當時我的印象是，郵務長的辦公室非常寬大辦公桌子很長，稍向裏面彎曲，他坐在中間，椅靠很高，好像慈禧太后所坐的御椅，所訓誡的話，當然是英語，由陸某站在身傍翻譯，大意是：

「郵政局的待遇很高，終身的生活都沒有問題，最要緊的是奉公守法，私人生活方面，絕不能嫖賭，因為嫖賭和貪污，虧空公款，是有密切關係的……」

領訓之後大家就分散了，當時我注意的是第一名王思禕，他注意的也是我。等到快走出郵局大門口的時候，我就問他：「你在那個學校讀書？」

「留美學校第四次英文科三年級。你呢？」留美學校實際的名稱叫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，宗旨在培植實用人才，畢業後送往各國留學。

「第二中學三年級理科」我回答。這時候的二中在三年級就分成文理兩科是當時的新學制。因為初次見面，就不便再多談了。

幾天之後又接到郵務總局的通信，叫某日上午十時到局內領取派令，我接到的命令，是派往許昌郵局工作，王思禕是派到駐馬店郵局，並且每人發給銀洋十元，作為旅膳宿雜費之用，到差後實報實銷。當我領到十塊錢的時候，心裏高興的不得了！好像發了財一樣。我倆異口同聲的說共同吃小館，以便多談談，當時決定的是在南關一個小館子裏吃炸醬麵。

在吃飯的時候，因為時間較多，我們所談的話也就多了。他開始說：

「前天郵務長召見我們，聽洋大人的訓誡，簡直是像覲見皇帝一樣！」

「你沒有看見陸某的形相麼？他的奴顏婢膝的態度，簡直百分之百的洋買辦！在中國政府服務，尚且如此，要在洋行裏作事，就可想而知了！」我接着說。同時我又問他：

「留美學校是開封最好的學校，你為什麼不讀完而參加郵局考試呢？」

「咳！還不是因為經濟發生了問題。家中經濟情況原來就不好，後來伯伯們又開分家，經濟來源斷絕，所以讀不下去了！」他很感歎的回答。我也很同情的緊跟着述說我自己的情況：

「我家兄弟四人，我是老三，兄弟們倒很和睦，不過是兩位嫂子，倒常常向哥哥們嚕嗦；天天賣地供給老三讀書，將來如何得了！所以父親最後寫信通知我，經濟不能再繼續供給，信上並且囑付我叫我到馮玉祥的軍隊中當兵，因為他聽說在馮軍中當兵，和讀書一樣。其實馮某也不過是教他的大兵多識幾個字而已，那裏談到讀書？」

「你打算怎麼樣呢？永久在郵局工作？還是計劃將來再繼續求學？」我繼續着問他。

「從此輟學我決不甘心，預備在郵局工作一年，積蓄些錢，同時準備功課，將來以同等學力的資格考大學。」他很堅定的回答。我迫不及待的緊跟着也說：

「我和你你有同感，我過年之後才十九歲，你僅十八歲(他告訴我的年齡)正是讀書的時候，從

此把前程切斷，實在痛心！」最後我們的結論是，工作一年之後再考大學，並且以後彼此保持密切連繫。飯後我倆也就依依不捨的分手了。

各奔南北情誼不斷

到許昌之後，局長派我擔任掛號處工作，負責辦理所有的掛號信件。頭一個月須跟一個老手共同辦理，以資練習，經過一個月之練習後，他就移交給我，負完全責任。前幾個月之內，確是很忙，因為許昌管理的範圍，包括臨近各縣，如禹縣、襄城、臨潁、長葛、鄆陵、扶溝等地。辦公室內有兩個大木櫥，每一個木櫥一人多高，約有廿個長方形的大空格，每一空格上寫着地名，某地的掛號信就投入某方格內。譬如說，上海郵局收到寄往禹縣的信，牠不直接寄往禹縣，而用掛號袋寄交許昌收轉。收到後再拆開分別投入各地的方格內，本地寄往外地的信件，也是同樣處理，每天登記分發兩次，所以最初的幾個月很忙，熟練之後，就感覺到輕鬆，而有充分的時間準備功課。

局長陳君，是英國人在武漢所辦的博文書院畢業，英文造詣甚深，對於我英文的進步，幫助不少。數學上有疑難時，寫信給二中的老師請教，每次都能得到數學老師的詳細解答，對於已經離開學校的學生，猶能誨而不倦，至今想起，真是可感，可佩、可敬！

很巧的是王思禕也是在駐馬店郵局擔任掛號處工作。頭幾個月的情形，和我一樣，也是很忙，因為他管理的範圍包括附近確山、西平、遂平

、泌陽、唐河、汝南、正陽等縣。以後空閒時間多的時候，我們彼此來往的信件就多了，差不多每星期總有一封信，因為通信非常方便，我發往駐馬店郵局的掛號袋，他首先拆開，我的信放在袋內，他就可以首先看見，又用不着貼郵票。當然，他發給許昌的郵袋，也是我首先拆看。

在來往的信件中，可以說無所不談，大而至於時局變動情況，救國之道，小而至於立身處世作人的方法，以及求學之道，與讀書的心得等。總之彼此心心相印，非常契合，因而他來信總稱我為叔玉哥，我也稱他為叔翰弟。最後商討的結果是，我倆決定在次年（即民國十三年）六月底同時辭職，他去考北大，我去考南高（這時候已經改為東南大學）。

我決定投考東南大學的動機，大概是受到二中的幾位南高畢業的好老師的影響。我記得賈沛誠老師對我說過：在北京（這時尚未改為北平）讀書不很合適，因軍閥的淫威和一般官僚的氣習太重，所以學生們也受沾染，很多學生也穿長袍馬褂，頭上戴着皮帽。上海讀書的環境也不好，因為「買辦」的氣味太濃，不穿西裝好像就不是學生。惟有南京北極閣下的東南大學，最為適宜，因為這裏環境清幽，教授多半是國內知名之士，學風也好，學生可以耐心讀書。

王思禕以同等學力的資格投考北京大學，一考即中，進入北大讀書。我到南京之後，才知道東大招考的資格，必須中學畢業，沒有同等學力這一項。不得已我才進入東大附中所辦的推廣部。當時附中主任是廖世承先生，推廣部主任是吳

俊升先生。推廣部就等於補習班，其目的在協助內地中學畢業生程度太差，不能考入大學者，給與以捲土重來的機會。不過，推廣部有一條規定，就是成績異優者，可插入高中部的相當年級，當時參加推廣部的學生，約四百餘人。一年後我很幸運的被保送插入高中三年級，而且是唯一被保的人。高中畢業後，保送入大學部的共十九人，我也是其中之一，因此進入了東南大學。

高中三年級同班中我認識了一個同學名叫梁夔（號默菴），他也是保送入大學部的。他和我一樣，都是窮學生，都穿着破藍布大褂和布鞋。大概是因為和有錢的同學來往，有一種自卑感，所以我倆很談得來。在東南附近的大石橋下，他有一兩間破房子，一間出租，維持他的生活，很自然的他願意廉價租給我住（每月大概是兩元）。後來在課餘的時候，彼此輪流擔任家教，經濟方面甘脆的分不開了，我倆輪流做飯，也是和兄弟一樣。

南京同住月夜長談

民國十六年北伐成功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，因為政治中心南移，北大很多的名教授，也都南來轉入東大已改名的中央大學。北大學生也是大批來轉學。王思禕來信說他也決定南來轉入中大，我當然表示十二分歡迎。他來到南京之後，就和我與梁夔同住在一起。梁兄經我介紹之後，彼此都很投機。我和梁兄的經濟不分，於是我們三個人的經濟也分不開了。我和梁兄輪流擔任家教，王思禕寫稿實稿費，當時我記得他的稿費

收入，比我和梁兄兩個人的都多，這樣很快樂的過着大概有一年之久。中間我會勸他準備考試，插入中大，繼續完成學業。他說他曾考慮過，大學畢業也沒有多大用，徒浪費時間，倒不如埋首致力於讀書寫作工作，自己可以看見自己所願意看的書，還可以寫自己所願意寫的文章。我看他確有文學的天才，有天才的人，大學文憑是沒有重要性的，所以我也沒有勉強他。

有一天是中秋節，天氣晴朗，他忽的向我提議說：「叔玉哥，我倆今晚找一個僻靜的地方賞月好麼？藉着賞月我倆也可以作一次暢談！」我緊跟着說：「很好！我建議提早吃晚飯，飯後我們從漢西門上城牆，沿城牆散步，向南行一直走到南門。」因為以前我和幾個同學星期天這樣的走過，城牆上的道路很寬闊、平坦，城外可以看到鄉野的風景，城內在夜間可以看到萬家燈火，加上一輪明月，非常的美麗，路程約兩小時。他很同意，我倆就准時前往。

王實味（這時候所改用的筆名）和我，雖然不敢說是少有大志，可以說都是自命不凡，因為我們所談的都是國家大事。登上城牆，欣賞一些風景之後，他首先開口的講：

「現在中國的問題在土地，像我們潢川、商城、光山等南五縣的地方，絕大部份都是佃農，也可以說是農奴。因為他們對於地主，應服一切的勞役。地主們遇婚喪事故，他們必須任聽呼喚，而且每年四節，又必須送重禮。但是他們平時的收入，僅可糊口，像這種情形公平麼？這種制度還應當存在麼？」

「在我們舞陽縣一帶，這個問題，並不嚴重，因為多半是自耕農，不過是貧富不均的滋味，我是管過的。有一年往縣城裏上高等小學的時候，我的堂兄帶了五塊銀元，我父親僅僅給我五百個制錢，（當時的制錢是銅鑄的，圓形，中間有一個方孔，可以用麻繩把他穿起來，五百文為一單位，一塊銀元可以換三千個制錢，也稱之謂三吊）。僅僅够三天的伙食。當時我哭着向父親要錢，父親牽着我向幾家店舖借錢的時候，都是婉言拒絕。這時候我心裏是多麼難過！現在我體會到當時父親心中的辛酸滋味。」我附和着說：

「帝國主義也需要打倒！」他接着說：「因為現在帝國主義在中國，是明爭暗鬪的，爭奪我們的土地和資源，若不打倒，將來可能會遭到瓜分之禍！」

「郵務局的情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，假若中國政府的各機關都像郵局一樣，我們還有抬頭的日子麼？」我插嘴說。

接着我又說：「中國的軍閥也得打倒！軍閥們只知道爭權奪利，軍隊紀律敗壞不堪，兵匪不分。像我們家鄉一帶，終天是派款派糧，十室十空。記得有一次我往開封上學的時候，從京漢鐵路鄭城站上火車，三等車上是長椅子座位，有一個頭帶金邊帽的軍官，一個人躺在長椅上，佔了五六個人的位置，很多人因為沒有座位，都在站着。我看到這位軍官的旁邊還有一個小空隙，我就在那裏坐下。不知道怎麼的撞到他，他就猛烈的照我的身上連踢兩下！我當時據理力爭的說：『你一個人怎麼能佔幾個人的位置？』

「他不管三七廿一，就解下皮帶向我打，幸虧有一個老者攔住說：『老總！他是一個小孩子，不懂事理，不要和他一般見識！』這才幸免於難！」

「軍閥的禍國殃民，真是可惡之極！」他跟着我說：「在留美學校法文班裏，我有一個同學郭某，泌陽人，到開封上學的時候，途中住在一個客棧，忽然來了一個軍官，帶幾個馬弁（即衛兵，是當時的名詞），要他讓出房間來，他不肯，結果這個軍官叫他的馬弁把他的行李摔出去，並且遭了一頓毒打！到開封之後，他愈想愈憤慨！最後決定退學，往廣州考黃埔軍校去了！」

這個時候正是皓月當空，清風徐來，從城牆上向外看，可以看到白色茫茫，很寧靜的鄉野景象。在城內雖然是燈火輝煌，但是鬧區離城牆尚遠，所以噪雜的聲音，僅是隱隱約約的聽到。在城牆上充耳所聽見的，就是秋蟲在叫，好像是我倆的談話，引起了他們的共鳴，而附和我們的意見。

政治思想所見不同

我們的談話停頓了一個時刻，因為這時候的中秋夜景，實在太美麗，不欣賞太可惜了！但是，實味好像是唯恐所談的話題中斷，所以隨後又說：

「剛才所談到中國的病患，不過是幾個大的例子，實際上問題太多了！不是僅憑着你我兩個人奮鬥的力量就可以達到的。我的意思是必須有一個組織，而且是現成的組織，因為由我倆發起

組織，新起爐灶，時間已來不及了！」我聽到這話之後，也是迫不及待的問他：「這個組織必須是大的組織，大的組織就是政黨。現在的政黨有國民黨、共產黨，你以為應參加那個政黨？」

「毫無疑問的是中國共產黨！」他很堅定回答我。「因為共產黨是國際性的，現在的策略是，打倒帝國主義，消滅資本主義，用階級鬥爭的方法，消除貧富階級，並且土地國有，地主階級也就不存在，牠的目的是無國界、無種族的差別，膚色的輕視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，這種世界，還不是我們應當追求的目標麼？」

「你說的就是中山先生所說的大同世界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達到，可能幾百年，也可能永遠達不到！我的意見是，做任何一件事，必須有步驟，登高自卑，行遠自邇，欲速則不達。所以我很贊成中山先生的由軍政、訓政，而憲政，把中國建立成民主自由、富強康樂的國家之後，再和其他國家携手走向世界大同之路。中國現在是一個病夫，既貧又弱，如何可能跟人家携手談平等？況且，一個國家要想領導世界，都有他號召的方法，像英、美、法諸國，所談的是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博愛，骨子裏還不是帝國主義？蘇俄現在是這樣的號召，將來如何能保證牠不走向新型的帝國主義？」我含有反駁意思的回答。

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，就是共產主義！」他繼續的辯論着說：「中山先生為什麼讓共產黨參加國民黨？為什麼請鮑羅庭作顧問，採用共產黨的方法，改組國民黨？國民黨的改組完全是抄襲共產黨，不過是學的不澈底！而且中山先生遺囑上所說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所指的是俄國。」

「中山先生雖然說過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，不過，我讀過三民主義的全書，前後對照，絕不相同。而且容共與參加共產黨不同，中山先生若是贊成共產黨，為何不將國民黨改為中國共產黨？而他擔任主席？中國所有的政治家，我最佩服的就是中山先生，他有學問、見解、魄力，而且有計劃、不自私、不爭權奪利。他若有權利的觀念，為什麼民初把總統的位置，一句話讓給袁世凱？所以我想中山先生領導的黨是正路。」我繼續着解釋。

「話扯得太遠了！」他接着說：「總而言之，我相信人類完全是經濟環境的產物，經濟環境（物質）叫你捏成圓的，你就是圓的，叫你捏成扁的，你就是扁的，其他都談不到！」

「衣食足然後知榮辱，物質條件當然是很重要的！」我附和着說：「不過精神方面，也很重要，人與人之間，只知道講物質上的利害，其結果，真如孟子所說：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！」

他最後說：「叔玉哥！你的思想上有一個陰影，所以我說的話，你不能完全同意。不過，有一句話，我想你會反對的，就是我們為真理，應當努力奮鬥，犧牲一切的追求牠！」

談到這裏，我們已經走到南門，時間已經很晚了，趕快下城雇黃包車回家。從此以後實味、梁夔和我，每天仍然是談笑自若，經濟上仍然不分，很快樂的過着。不過唯一不同的就是不再談政治。幾個月之後，他就往上海，最後我接到

他的一封信，大意是這樣說：

「叔玉哥！我現在已經和劉女士（名字忘記）結婚，劉女士湖南人，也喜歡寫作，我倆很談得來，以後的生活，就是共同埋首寫作，也可能到其他地方去，恐怕通訊的機會不多。不過，不要忘記，咱倆兄弟般的友情，永久存在。」

不久，我也到英國去留學，音信從此斷絕。

落水一幕見其性格

實味極端聰明、熱情，很有文學天才，追求理想心切，恨不得馬上把現在的社會變成理想的世界。唯一的缺點，就是有點神經質，理智有時候控制不了情感。談到這裏我又回憶起我們曾作玄武湖之遊的情景：

玄武湖本地人稱後湖，在南京北方城外，湖面廣闊，有小西湖之稱，南邊是高厚而古老的城垣，城牆裏面現出了古色古香的北極閣和鷓鴣寺，風景如畫。東邊是高聳的紫金山，更外顯出風景的雄偉美麗。湖中有五個島（後改為五洲公園），島上盛產櫻桃，每逢春天假日，紅男綠女，遊人如織，回家的時候，都是很高興的提着一籃又鮮又紅的櫻桃。秋天湖中所產的菱藕，也很可口，這後湖就是實味所喜歡去遊玩的地方。有一次初秋的下，實味和我，與另外幾個朋友，買些糖果之類，前往作半日之遊。畫船沿着滿湖的荷葉蕩漾，在船上有說有笑，很是快樂。到湖中心的時候，不知道談些什麼問題，實味很興奮，他是坐在船邊上，忽然向後一倒，就跌進水裏去了！這裏水很深，他又不曾游水，船上只有我一個人

會游泳，我就馬上把上衣脫掉，跳到水裏，把他救出來。因為時間短，他僅僅喝了幾口水，尚無大碍！我抱怨的問他：「你怎麼會掉到水裏？」他說：「我很知道，我自己有點神經質，有時候控制不住自己！」

在延安毛澤東的作法他能不知道麼？看得慣麼？當毛澤東叫黨員自由批評的時候，他能不知道他的動機麼？有沒有考慮到後果？我想他心裏都很明白，就是因為控制不住自己，所以落到悲慘的下場！老朋友知道之後，只有痛心、悲傷、落淚！

想不到，我另外的朋友梁夔倒加入共產黨了！這是後來一個朋友告訴我的消息，我並且深信不疑。梁夔是個孤兒，由他的姑母撫養成，因為讀書成績很好，所以考入東大附中，保送東南大學。在高三的時候，因為能任家教，獨立生活，所以把他父母唯一的遺產——兩間破房子移交給他。我們三個人相處一年之久，無所不談，實味必然會把參加共產黨的道理講給他聽，梁夔心軟，富有同情心，對國家大事的判斷能力稍差，自然很容易的被他說服了。

民國廿七年，抗戰的首都已由南京遷往重慶。當時漢口尚未淪陷，我剛從英國回來，在軍委會任職。有一天我從武昌乘輪渡到漢口，船上人很多，不多遠的地方，我看見一個人很像是梁夔，我就大聲的叫：「梁夔！」他回頭看見是我，馬上叫：「孟昭瓚！」當時我倆緊緊的握着手，他的興奮與熱情，充分的表現在臉上。後來我又突然發現他的熱情冷下來了！我問他：「王思禕呢

？他在什麼地方？作什麼事？情形怎樣？」他東望西望之後，才很冷淡的說：「我不知道！」我又問他：「你現在作什麼工作？」他回答我說：「抗戰工作。」

這時候輪渡已快靠岸了，我倆還緊緊的握着手。我說：「走吧！到漢口我請你吃飯，離別了多年，我們可以暢談一下！」這時候他的表情，我無法形容！看起來十分高興的要和我談談，但是又有難言之隱。最後像很痛苦的，低聲對我

說：

「我不能和你一同吃飯，我有要事！」兩人就這樣的分手了。我當時非常悵悵，若有所失！好像是一個男人向女人示愛，不僅沒有得到同情，反而吃一個耳光！

心裏平靜之後，我才懂得，聽人家說：共產黨沒有朋友之愛，沒有親戚、同鄉、同學之愛；甚至於沒有父子、兄弟、姊妹與夫妻之愛！這是我初次嚐到的滋味！

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定價肆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，定價台幣肆拾元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喬家才先生又一名著：

海天感舊錄

定價肆拾元

要目戴笠將軍策反奇勳，戴笠將軍的人情味，戴笠將軍感人的故事，山西光復前後，黃埔當年鐵與血，從羊城暴動到西子風波獄，考城戴秋陽，西安事變外一章，五百完人史詩三篇，楊立奎獨力鬥學聯等十篇十餘萬言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